五倫書

五倫書卷之四十五

臣道

善行

將畧下

宗澤為河北義兵都總管。金人破真定。引兵取慶源。渡河遣數千騎寇磁州。澤擐甲登城令壯士以神臂弓射之。開門縱擊。斬首數百級。所獲羊馬金帛悉以賞軍。及金人入寇京師受圍。澤勤王。以孤軍進。屢擊敗之。金人復

向開德合兵夾擊。又敗之。進至衛南。先驅云前有敵營。澤揮衆直前與戰。敗之。轉戰而東。敵益生兵至。前後皆敵壘。澤下令曰。今日進退等死。不可不從死中求生。士卒知必死。無不一當百。斬首數千級。金人大敗。退却數十餘里。澤計敵衆十倍於我。一戰而却。勢必復来。乃暮徙其軍。金人夜至空營。大驚。自是憚澤不敢復出兵。澤出其不意。遣兵過大河襲擊。敗之

韓世忠以浙西制置使守鎮江。金人入寇。世忠與兀朮相持於黃天蕩。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将戰。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鈎。以授士之驍捷者。平旦。虜以舟譟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縋一綆。則曳一舟沉之。虜不得度。兀朮於世忠上流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遂得絕江遁去。世忠收軍還鎮江。初世忠意敵至必登金山廟。謂諸将曰。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

者。虜必登此覘我虛實。乃遣偏將將三百卒伏廟中。又遣三百卒伏江滸。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虜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者。即兀朮也。既而戰江中數十合。俘獲甚衆。又獲兀朮之壻龍虎大王及舟千餘艘。四年。世忠復總兵駐揚州以禦兀朮。時流星庚牌沓至。世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

是諸軍大集。行至大儀鎮。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鼓聲則起而擊之。虜兵過江口。距大儀鎮五里。其將撻孛也等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旗色與虜旗襍出。虜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嵬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胷下揱馬足。虜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孛也等

獻于行在。兀朮走還泗上

岳飛建炎初補武經郎。從王彥渡河至新鄉。

時金兵盛。彥不敢進。飛獨引所部鏖戰。奪其纛而舞。諸軍爭奮。遂拔新鄉。兀朮趨建康。飛設伏牛頭山待之。夜令百人黑衣混金營中擾之。金兵驚自相攻擊。兀朮奔淮西。遂復建康。既而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飛張岳字旗與精忠旗。一戰而潰。觧廬州圍。飛知豫結粘罕而兀朮惡之。可以間而動。會軍中得兀朮諜者。飛陽責之曰。汝非吾軍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至四太子。汝往不復来。

吾繼遣人間齊已許我令冬以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諜冀幾死即詭服乃作蠟書言與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諜曰吾令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諜歸以書示兀朮兀朮大驚馳白其主遂廢豫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三人爲聯號拐子馬軍莫能當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官軍奮擊大破之兀

术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飛自是累戰皆捷

吳玠轉忠州防禦使。以兵保和尚原。積粟繕兵。列栅固守。或謂玠宜退屯漢中。扼蜀口以安人心。玠曰。我保此。敵決不敢越我而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躡其後。是所以保蜀也。後金將沒立自鳳翔。烏魯折合自階成出散關。約日會和尚原。烏魯折合先期至。陳北山索戰。玠命諸將堅陣待之。更戰迭休。山谷路狹多

石馬不能行。金人捨馬步戰。移砦黃牛。會大
風雹追去。沒立方攻箭筈嶺。玠復將兵擊敗
之。於是兀朮會諸帥之兵十餘萬造浮梁跨
渭。自寶雞結連珠營。壘石為城。夾澗與玠軍
相距。進薄和尚原。玠與弟璘選勁弩命諸將
分番迭射。號駐隊矢連發不絕如雨注。敵稍
却。則以奇兵旁擊絕其糧道。度其困且走。設
伏以待之。敵至伏發。遂大亂。玠縱兵夜擊之。
兀朮中流矢。僅以身免。亟鬄（大計切鬄同）其鬚髯

而遁

吴璘守蜀置疊陣法每戰以長槍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强弓次最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約賊相搏至百步内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强弓并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鉤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之遇更代則以鼓為節騎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璘曰此古束伍令也得車戰餘意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鋭不能當也及與金帥胡盞遇

遂用之。更休迭戰。金兵大敗

劉錡充東京副留守。金人入寇。已至東京。所部軍纔四萬人。兼程以進。抵順昌。錡召將佐計事。皆曰金兵不可敵。請還江南。錡曰。此有城可守。柰何棄之。敢言去者斬。遂鑿舟沉之。分命將佐守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閒。凡六日。金之游兵圍順昌。錡豫於城下設伏擒敵。遣千餘人掩擊之。殺虜頗衆。俄而金兵三萬薄城。錡用破敵弓及神臂强弩射之。發無不

中。敵稍却。以步兵要擊之。溺河死者甚衆。并破其鐵騎數千。敵退二里營。夜募壯士五百人斫之。適遇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復募百人往。隨電燭處輒奮擊。電止則匿不動。敵不能測。終夕自戰。積尸盈野。兀术在汴聞之。領兵不七日抵順昌。錡會諸將問策。或欲全軍而歸。錡曰。賊鋒已剉。雖衆寡不侔。然有進無退。且敵營甚邇。而兀术又至。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則前功俱廢。使敵侵軼

兩淮。震驚江渮。則平生報國之忠反成誤國之罪。於是衆皆思奮。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間。第如我言。敵必不汝殺。令置汝綽路騎中。汝遇敵則佯墜馬。爲敵所得。敵帥問我何如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聲妓。朝廷以兩國講好。使守東京圖逸樂耳。二人如其諭。兀朮大喜。治攻具。翌日錡登城。見兀朮縛送二人來。縋而上之。械係文書一卷。錡懼惑衆。立焚之。兀朮至城下。錡遣耿訓約戰。兀

朮怒曰劉錡敢敵我耶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願獻浮橋五所濟師兀朮曰諾明日錡果獻浮橋五所於潁河上遣人毒上流及草中敵渡軍以待衆請先擊其部將錡曰兀朮兵精法當先擊兀朮一破則餘無能為矣時天暑敵人馬飢疲食水草者輒病適晨氣清涼錡按兵不動待未申間則遣數人接戰俄以數千人持銳斧徑入其陣亂斫士卒皆死鬭兀朮大敗拔營北去

魏勝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金兵屢攻海州。海州城西南枕孤山。敵至登山瞰城中虛實立見勝築重城圍山於內寇至則先據之。敵不敢近。又嘗以己意剏如意戰車數百。砲車數十。車上為獸面木牌大槍數十。垂氈幙軟牌。每車用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則為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車在外。以旗蔽障。弩車當陣門。其上置牀子弩。

矢大如鑿。一矢能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弓弩箭砲。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交陣則出騎兵兩嚮掩擊。得捷。拔陣追襲。少却則入陣間稍憩。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爲解脫計。以其制上于朝。詔諸路遵其式皆造之

虞允文。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南侵。兵號百萬。自渦口渡淮。陳康伯贊高宗親征。葉義問

督江淮軍允文叅謀軍事亮率大軍臨采石
而以別兵爭瓜洲朝命李顯忠代王權允文
至采石而顯忠未至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
國事立召諸將勉以忠義衆曰今既有主請
死戰至江濵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
旗中建黃屋亮坐其上時敵兵四十萬馬倍
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
不動分戈船為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
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

分甫畢。敵絶江而来。直薄宋軍。官軍海䲭船衝敵舟。皆沉。又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以敵必復来。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復大戰。焚其舟三萬。乃遁去。既而亮以詔来諭王權。似有宿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退師。已寘典刑。新將李顯忠領一戰以決雌雄。亮得書。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趣众洲。允文領兵至京口。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牐

儲水深數尺。塞瓜洲。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以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為援。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凡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亮憤怒。召諸將約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諸將恐遂弑亮。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召允文入對。

帝慰藉嘉歎謂陳俊卿曰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

汪立信咸淳閒上言宜出內郡兵以實江淮備外侮築今見兵可七十餘萬其閒老弱柔脆僅二分耳選兵可五十餘萬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置守將十屯爲府府置總督其尤要害處則三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巡儌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饋餉不絕互相應援以

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忠良及有幹用大臣以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其事。如此則可為安邊禦敵之長策也。後元相伯顏入建康。或以其策獻之。伯顏歎息曰。此策行吾安得至此。求其家厚恤之。曰。此宋之忠臣也

元木華黎為將。以忠勇稱。從伐金。進圍撫州。金兵四十萬陣野狐嶺北。木華黎曰。彼衆我寡。弗致死力戰。未易破也。率敢死士。策馬橫戈。大呼陷陣。麾諸軍並進。大敗金兵。追至澮河。

殭屍百里。遂自燕南畧定河北衛懷孟州。入濟南。時金兵屯黃陵岡。號二十萬。遣步兵二萬襲濟南。木華黎以輕兵五百擊走之。遂會大軍薄黃陵岡。金兵陣河南岸。示以死戰。木華黎曰。此不可用長兵。當以短兵取勝。令騎下馬引滿齊發。大敗之。殺溺死者甚衆。

張弘範。以行軍總管從討李璮於濟南。父柔戒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汝無怠心。則兵必致死。弘範營城西。璮出軍突諸將營。獨不向

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乃示弱於我必以
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甲士
而外為壕開東門以待之夜令士卒浚濠益
深廣壇不知也明日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
軍陷壕中得踰壕而上者突入壘門遇伏皆
死降兩賊將柔聞之曰真吾子也

阿里海牙世祖時為參知政事與元帥阿朮
劉整取襄陽既破樊城外郛宋將呂文煥復
閉內城拒守阿里海牙以為襄陽之有樊城

猶齒之有唇也。宜先攻樊城。樊城下。則襄陽可不攻而得。會有西域人亦思馬獻新礮法。因以其人為礮（同砲）攻樊。既破樊。移其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聲如雷震。城中洶洶。整欲立碎其城。阿里海牙猶不欲攻。乃身至城下語文煥俾降。又折矢與之誓。文煥感而出降。先是襄樊兩城。漢水出其間。宋兵植木江中。聯以鐵鎖。中造浮梁以通援兵。樊恃此為固。至是阿术以機鋸斷木。以斧斷鎖。焚其

橋襄兵不能援遂拔樊城樊城破襄陽勢孤
援絕文煥遂降
伯顏拜中書左丞相與平章政事阿朮等伐
宋師次郢州諜知宋兵精銳盡聚郢江東西
兩城伯顏曰攻城下策也遂舍郢順流下至
陽羅堡堡甚堅伯顏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
能渡江攻之徒勞耳俾阿朮夜以鐵騎三千
直趨上流四十里對青山磯而泊雪方大作
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率衆趨之宋將

程鵬飛来拒大戰鵬飛敗走伯顔得報大喜令諸將急破陽羅堡宋軍大潰師次鄂州焚其戰艦三千艘伯顔帥大軍與阿朮水陸東下次丁家洲宋臣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十三萬命孫虎臣為前鋒夏貴以戰艦二千五百艘横亘江中似道將後軍伯顔時已命左右翼萬戶率騎兵夾江而進兩岸樹砲聲震百里宋軍陣動貴先遁似道倉皇失措遽鳴金收軍軍潰阿朮挺身登舟突入敵陣伯顔

命步騎左右掎之追殺百五十里溺死無筭
似道走揚州貴走廬州虎臣走泰州阿朮分
兵圍揚州又樹柵以斷其糧道宋都統姜才
領騎二萬攻柵阿朮渡河擊之戰數合衆軍
佯北才逐之遂奮而回擊才軍不能支已而
宋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駐焦山東
每十船爲一舫聯以鐵鎖以示必死阿朮登
石公山望之曰舳艫連接旌旗蔽江可燒而
走也選善射者千人載巨艦分兩翼夾射阿

术居中合勢進擊繼以火矢燒其蓬檣烟焰漲天宋兵既碇舟欲走不能爭赴水死追至圌音垂山名山獲黃白鷂船七百餘艘自是宋人不復能戰矣

瞻思丁拜雲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師往征蘿槃甸師次其城下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瞻思丁不可遣使以理諭之蘿槃主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瞻思丁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瞻思丁大怒遽鳴金止

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撫雲南未嘗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葦椉主開之日平章寬仁如此吾拒命不祥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欽服

李黼守九江雖孤立辭氣奮厲時黃梅縣主簿也先帖木兒顧出擊賊黼大喜向天瀝酒與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

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遏賊歸路倉卒無號乃
壘士卒面統之出戰輒身先士卒大呼陷陣
也先帖木兒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
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蔽路輒還謂左右
曰賊不利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
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
謂之七星樁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
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樁不得動進退無措輒
率將士奮擊發火銃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

賊皆散走

余闕僉淮西都元帥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寇至屢却之乃集有司與諸將議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選精甲外扞而耕稼于中民得安集軍有餘力乃浚隍增埤隍外環以大防深塹三重南引江水注之環植木為柵城上四面起飛樓表裏完固羣盗環布四外闕居其中左提右挈屹為江淮一保障論功拜江淮行省叅知政事

國朝俞通海爲樞密院判以舟師畧太湖馬跡山降張士誠將鈕津等遂徑東洞庭山士誠將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彼衆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衆邀諸險以擊我我何以當之不如與之戰於是身先士卒矢石左右交下通海不爲動徐令從者被己甲立戰船上督戰珍不得利乃去

傅友德吳元年爲指揮時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友德率兵

二千餘汎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即舍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奮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鬬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卧槍以待有頃李二果率衆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二衆大潰多溺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人馬五百餘匹

徐達爲大將軍統兵取偽吳張士誠破降諸城柵進營于姑蘇葑門分遣別將軍于婁胥

閶諸門又築長圍困之架木塔與城中浮屠等築臺三成名曰敵樓下瞰城中設火筒其上一發連中又設襄陽礮著物無不麋碎礮風著人皆死時姑蘇城堅難猝破無錫莫天祐與士誠為聲援其部將楊茂善游水天祐遣為偵邏卒獲茂送達達釋而勞之待以腹心於是屢遣茂游水往来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遍報故陰得士誠天祐虛實知城中困之乃親督兵克葑門常遇春亦破閶門城

破。執士誠送京師。復進取中原。所至望風降附。師至元都。駐齊化門。元主與其后妃太子開建德門北走。勒兵入城。籍軍民府庫及板圖重器。封宮殿門。禁戢士卒無敢侵暴。人民安業。市肆不移。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也。復與遇春克太原。初元主北奔命擴廓帖木兒復北平。因是率兵出鴈門關。將由保安州徑居庸關以攻北平。達聞之。謂諸將曰。王保保率師遠出。太原必虛。北平孫

都督總六衛之師。是以鎮禦。我與爾等乘其不備。直抵太原。傾其巢穴。則彼進不得戰。退無所依。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也。若彼還軍救太原。則已爲我牽制。進退失利。必成擒矣。諸將皆曰善。遂引兵徑進。擴廓帖木兒至保安州。聞之。果還軍。遇春謀於達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兵未至。未可與戰。莫若遣精兵夜襲其營。其衆可亂。主將可縛也。達然之。會擴廓帖木兒部將豁鼻馬潛遣人約降。且請爲内

應達於是遣兵夜襲其軍。擴廓帖木兒方然燭坐帳中。使兩童子執書以侍。衆覺變擾亂。擴廓帖木兒倉猝不知所出。亟納鞾未及竟。跣一足踰帳後出。乘驏馬。從十八騎遁去。追旦。豁鼻馬遣其子來報。達等勒兵進營于太原城西。豁鼻馬以其將校降。得兵四萬人。馬四萬餘匹。擴廓帖木兒奔大同。遇春以兵追之。遂走甘肅

馬雲為遼東都指揮使。洪武八年。納哈出入

寇雲知其將至命盖州衛指揮吳立張良佐房暠等嚴兵城守虜至堅壁勿與戰及納哈出至見城中備禦嚴不敢攻乃越盖州城徑趨金州時金州城垣未完軍士寡少指揮韋富王勝等聞虜至督勵士卒分守諸城門選精銳登城以禦之納哈出裨將乃刺吾自恃其驍勇率數百騎徑至城下挑戰城上發弩射之乃刺吾被傷悶絶遂獲之虜勢大沮富等復縱兵出擊納哈出不利應援兵且至引

兵退走。以蓋州有備。不敢經其城。乃由城南十里外沿柞河追歸。都指揮葉旺策其將退。先引兵移柞河自連雲島至窟馳塞十餘里。緣河疊氷為墻。以水淋之。經宿皆凝沍。隱然如城。藏釘板於沙中。設陷馬穽於平地。伏兵以待之。命老弱卷旗登兩山間。戒以聞砲即竪旗。雲於城中亦立一大旗。令定遼前衛指揮周鶚及吳立等各嚴兵以俟。四顧寂無人。已而虜兵至。旺等俟其過城南。砲發。伏兵四

起兩山旌旗蔽空鼓聲雷動矢石雨下納哈出倉皇北奔趨連雲島遇氷城馬不能前皆陷入穽中遂大潰雲於城中亦出兵追擊至將軍山畢栗河斬戮虜人馬及凍死者甚衆旺等復乘勝逐至猪兒峪獲其士馬無筭納哈出僅以身免

沐英洪武十四年爲右副將軍征雲南十二月師至曲靖先是梁王把匝剌瓦爾密聞王師下普定遣司徒平章達理麻將精兵十餘

萬屯曲靖以備我師。英謂征南將軍傅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進師。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而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見之大驚。倉皇失措。友德即欲濟師。英曰。我軍遠來。形勢既露。固利速戰。然亟濟恐爲所扼。乃整師臨流勢若欲濟。達里麻果擁精銳扼水上。英於是別遣數千人從下流潛度。出其後鳴金鼓。樹旗

幟。達里麻見之。急撤衆以禦。衆亂。英乃拔劍督師濟江。達里麻却數里而陳。我師畢濟。既陳。友德麾兵進戰。矢石齊發。呼聲動天地。戰數合。英縱鐵騎擣其中堅。敵衆披靡。遂大敗。生禽達里麻。俘其衆萬計。遂平曲靖。封英西平侯。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受詔討百夷思倫發。時思倫發悉舉其衆號三十萬。英謂衆曰。百夷乃敢如是。乃選驍騎三萬晝夜兼行。凡十五日抵賊營。與之對壘。先出輕騎三百挑

之。百夷以萬人驅象逆戰。英督軍注矢連發。矢中象左右膝及脇。象仆地。其首長亦中矢。走。追射殺之。諸軍乘勝鼓譟而進。賊衆遂却。英復下令置火銃神機箭爲三行列陣中。俟象近則前行俱發。不退則次行繼之。又不退則三行繼之。明旦英復令衆曰。今深入賊境與之相持。戰則生。敗則死。吾輩受主上深恩報徳成功。正在今日。吾與若等約。退衂者必斬。於是將士皆奮勇欲戰。賊悉衆結陣以待。

象皆披甲。背負戰樓若欄楯。懸竹筒于兩旁。置短槊其中以備擊刺。陣既交。群象衝突而前。我軍擊之。矢石俱發。聲震山谷。象皆股栗而奔。騎士乘勝直擣其巢穴。破之。縱火焚其寨。烟焰漲天。還復以兵追擊之。殺傷甚衆。賊兵大敗。俘萬餘人。思倫發遁去。英還師雲南。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

五倫書卷之四十六

列國。趙李牧為將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

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數來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選車騎。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入。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漢郅都爲人勇有氣景帝時拜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

李廣初爲隴西北地鴈門雲中太守武帝即位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長樂衛尉元光元年遣將兵屯北邊廣與不識俱以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

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亦未嘗遇害。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樂從廣而苦不識。

郭伋光武時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

張堪拜漁陽太守。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以靜。視事八年。

匈奴不敢犯塞。

祭彤拜遼東太守。彤以匈奴鮮卑烏桓三虜連和。卒為邊害。乃招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遣使奉獻。彤慰納賞賜。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皆欵塞上獻貂裘好馬。帝輒倍賞賜。其後偏何邑落諸豪並歸義願自效。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何等即擊匈奴左伊秩訾部。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

首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夷狄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皆來內附彤在遼東日久衣無兼副明帝嘉其功又美彤清約賞賜甚厚

廉范為雲中太守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遥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

食。晨往赴之。斬首數萬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虞詡辟太尉李脩府。拜郎中。安帝永初四年。羌胡反。亂并涼。大將軍鄧隲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隲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此。將兩無所保。議者咸同。詡聞之。乃說脩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

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浸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脩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於是四府皆從詡議。涼州卒得不棄

陳禪安帝時北匈奴入遼東。拜禪遼東太守。匈奴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詣郡。禪於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而去

种暠為涼州刺史。得百姓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為度遼將軍。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諸胡來服。邊兵晏然無警。及薨。并涼人咸為發哀。單于每入朝。望墓哭祭

李膺永壽中鮮卑寇雲中。桓帝以膺為度遼將軍。先是虜數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張奐為安定屬國都尉。時南匈奴左薁於六切

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應之。奐進屯長城。招誘東羌。東羌諸豪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羌豪帥感奐恩德獻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還之。威化大行

裴潛爲代郡太守。時烏丸王及其大人各稱單于專制郡事。前太守莫能治。曹操欲授潛

精兵討之。潛辭曰。代郡戶口殷衆。士馬騎數單于自知放橫日久。内不自安。今將兵多。必懼而拒境。少則不見憚。宜以計謀圖之。不可以兵威迫也。遂單車之郡。單于驚喜。皆脫帽稽顙悉還前後所掠婦女器械。潛案誅郡中大吏與單于爲表裏者十餘人。北邊大震。百姓歸心。在郡三年。單于不復寇邊

後周。宇文測。太祖之族子也。性沉密。累官金紫光祿大夫。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突厥即來

寇掠。測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後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疑有大軍至。皆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唐李靖。太宗時突厥種部離畔。帝方圖進取。靖以兵部尚書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率勁騎三千繇馬邑趨惡陽嶺。頡利可汗大驚。曰兵不

傾國來靖敢提孤軍至此。靖縱諜者離其腹心。夜襲定襄破之。可汗脫身遁磧口。帝曰李陵以步卒五千絶漠。然卒降匈奴。其功尚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襄。古未有輩。足澡吾渭水之恥矣

李勣拜光祿大夫并州大都督長史。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

我

郭元振為涼州都督。初州境輪廣纔四百里。虜來每逼城下。元振始於南硤口置和戎城。北磧置白亭軍。制束要路。遂拓境千五百里。自是州無虜憂。又遣甘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舊涼州粟斛售數千。至是歲數登。至匹縑易十斛。支廥十年。牛羊被野。治涼五歲。夷夏畏慕。令行禁止。道不舉遺。河西諸郡置生祠。揭碑頌德

張仁愿中宗時爲御史大夫。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帝從之。城成虜不敢犯

哥舒翰玄宗時爲隴右節度副大使。築神威軍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築於龍駒島。有白龍見。因號應龍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謫罪

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

高仙芝。玄宗開元末為安西副都護都知兵馬使。小勃律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北二十餘國皆覊屬吐蕃。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仙芝分軍三道俱入。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娑勒川。會川漲不得渡。仙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齎三日糒集水涯。士不甚信。既涉。旗不沾。韉不濡。兵已成列。仙芝喜曰。嚮吾

方涉賊擊我無遺類矣今既濟而陣天以賊賜我也遂登山挑戰日未中破之拔其城遂引師行三日過坦駒嶺峻絕下四十里行三日越胡來迎明日至阿弩越城遣將軍席元慶以精騎一千先往謂小勃律王曰不關若城吾假道趨大勃律耳城中大酋領皆吐蕃腹心仙芝家令元慶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仙芝招喻乃

出降。因平其國。急遣元慶斷娑夷橋。其暮吐蕃至。不克。度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妻而還。於是拂菻𠲎（𠲎音稔）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慴降

附

馬燧代宗時為隴州刺史。西山直吐蕃。其上有通道。虜常所出入者。燧乃聚石種樹障之。設二門為譙櫓。八日而畢。由是虜不能為暴。

大曆中遷河東節度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之敗。兵甲寡弱。燧乃悉召將吏募馬廝

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戰數月皆為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陣教其進退威震北方

楊朝晟德宗時為邠寧節度使先是貞元九年吐蕃犯邊城鹽州發卒護境至是朝晟請城方渠以遏吐蕃路詔問須兵幾何報曰部

兵可辨。帝問前日城鹽州興師七萬。今何易邪。對曰。鹽州之役。虜先知之。今薄我而城。虜料王師不十萬勢難輕入。若發部兵十日至塞下。未三旬城畢。積芻聚糧留卒守之。寇至不可拔。萊野翦夷。虜且走。此萬全計也。若大發兵。閱月乃至。虜亦來。來必戰。戰則不暇城矣。帝納其策。師次方渠城畢。吐蕃悉衆至。度不能害。乃引去

李元諒貞元中節度隴右治良原時良原隍

堞湮圮。菊皆平林薦草。虜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元諒培高浚淵。身執勞苦。與士卒均。芟除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什具畢給。又築連弩臺。遠烽候為守備。虜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戎憚之

崔從長慶初繇尚書左丞領鄜坊節度。屬部多神策屯軍。數亂法驕横。吏不能制。從一繩以法。下皆重足畏之。党項互市羊馬。類先遺

帥守。從獨不取。而厚惠待之。羌不敢盜邊

李德裕。文宗時爲鄭滑節度使。從劍南西川

蜀自南詔入寇後。民失職無聊。德裕至。乃召

習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凡虜之情僞盡知

之。又料擇伏瘴舊獠與州兵之任戰者。請甲

人於安定弓人河中弩人浙西。由是蜀之器

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

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兵曰南

燕保義。保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騎士曰飛

星鶩擊奇鋒流電霆聲突騎總十一軍。築仗義城以制大度青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滎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阨西山吐蕃。復邛崍關徙嶲州治臺登以奪蠻險。又秦蜀兵羸疾老弱立五尺五寸之度。簡去四千四百餘人。復簡募少壯者千人。所募北兵巳得千五百人。與主兵衆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

張仲武。武宗時為雄武軍使。時回鶻為黠戛斯所破。烏介可汗託天德塞上。仲武遣其屬

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回鶻。丞相李德裕入白帝曰。仲武求自效。可用。乃擢兵馬留後。尋拜檢校工部尚書蘭陵郡公。會回鶻特勒那頡啜擁赤心部七千帳逼漁陽。仲武率銳兵三萬破之。獲馬牛橐駝旗纛不可勝計。又嘗使裨將石公緒等厚結回鶻酋長監奚契丹二部。因執其諜者八百餘人殺之。回鶻欲入五原掠保塞雜虜。先以宣門將軍四十七人詭好結歡。仲武賂其下盡得所謀。因逗留

不遣使失師期。人馬多病死。由是不敢犯三

原塞

畢諴為翰林學士。党項擾河西。宣宗嘗召訪邊事。諴援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帝悅。曰。吾將擇能帥者。孰謂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諴唯唯。即拜刑部侍郎邠寧節度河西供軍安撫使。諴到軍。遣使懷諭羌人。皆順向。時戍兵常苦調饟（式尚切）之。諴募士置屯田。歲收穀三十萬斛。以省度支經費。詔書嘉美。俄徙

昭義。又還河東。尤近胡。復脩把頭七十烽。謹斥候。虜不敢入

五代唐趙德鈞爲幽州節度使。初契丹強寇抄盧龍諸州。幽州城門之外。虜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虜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德鈞爲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爲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

州運路。虜騎来争。德鈞擊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周張藏英。世宗顯德二年為德州刺史。契丹自晉漢以来屢寇河北。輕騎深入。民困於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横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帝詔節度使王彦超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帝召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

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帝皆從之。以藏英為沿邊都指揮使。藏英到官數月募得千餘人。彦超等行視役者嘗為契丹所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宋。楊業善騎射。太平興國初。知代州兼三交駐泊兵馬都部署。會契丹入鴈門。業領麾下數百騎自西陘而出。由小徑至鴈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由是契丹望見業旌旗即

引去。以功遷雲州觀察使

張齊賢雍熙初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入寇薄城下。齊賢約美以幷師來會戰。使回爲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得密詔不許出戰。已還州矣。于時遼兵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之來。不知美之退。乃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薪。距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火。遼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幷

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墱(都陵切)砦。掩擊大敗之。斬獲甚衆

李延渥。知瀛州。景德初。契丹大舉擾邊。經胡盧河。踰關南抵城下。晝夜鼓譟。四面夾攻。旬日其勢益張。唯擊鼓伐木之聲相聞。驅夷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延渥率州兵強壯乘城發礧石巨木擊之。皆纍纍而墜。殺傷甚衆。契丹主與其母鼓衆急攻。延渥多方拒守益堅。契丹遁去。死者三萬餘人。獲鎧甲兵矢數十

萬

曹瑋知鎮戎軍。李繼遷虐用其國人。瑋知其下多怨。即移書諸部諭以朝廷恩信撫養無間。以動諸羌。由是康奴等族請内附。繼遷畧西蕃還。瑋邀擊于石門川。俘獲甚衆。以鎮戎軍據平地。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以東循古長城塹以為限。又以弓箭手皆土人。習障塞蹊隧。曉羌語。耐寒苦。官未嘗與兵械資糧。而每戰輒使先拒賊。恐無以責死力。

遂給以境內閑田。春秋耕斂。州為出兵護作。而蠲其租。知秦州唃厮囉使其舅賞樣丹與厮敦謀內寇。瑋陰結厮敦。解寶帶與之。厮敦感激求自效。間謂瑋曰。吾父何所欲。吾首猶可斷以獻。瑋曰。我知賞樣丹時至汝帳下。汝能為我取其首乎。厮敦愕然應之。後十餘日。果斷其首來。厮敦因獻南市地。南市者秦渭之阨也。瑋城之。表厮敦為順州刺史。瑋為環慶路都總管安撫使。舊羌殺中國人。得以羊

馬贖死如羌法。瑋謂如此。非所以尊中國而愛吾人。奏請不許其贖。陝西歲取邊人爲弓箭手。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若干畝出一卒。若干畝出一馬。至其種歛。爲發州兵戍守。邊賴以實。所募皆爲精兵。瑋募弓箭手使馳射校強弱。勝者予田二頃。再更秋。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籍之。則加田五十畝。至三百人以上。團爲一指揮。擇要害處爲築堡。使自塹其地。爲方田環之。立馬社。一馬死。衆爲

出錢市馬。開邊壕。率令深廣丈五尺。山險不可塹者。因其峭絶治之。使足以限虜。後皆為法。唃廝囉聞瑋姓名。即以手加額。在天雄契丹使過魏地。輒陰勒其從人無得高語疾驅。及至。多憚瑋不敢仰視。瑋在秦州。有士卒十餘人叛赴虜中。軍吏來告。瑋方與客圍碁。不應。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虜聞之。亟歸告其將。盡殺之

韓琦自鄆徙鎮定州。定州久用戎將治兵無

法度不可使犄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暴横尤不可教者捽首斬于金門外士死敵則賻賞其家温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圓鋭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歲大歉為法賑之活飢人七百萬鄰城旁路皆取其法視中山隱然為雄鎮聲動虜中

范仲淹仁宗時為環慶路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初趙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而環慶酋

長六百餘人約為鄉道事尋露仲淹以其反復不常至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諸羌閱其人馬為立條約若讎已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爭訟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入界追集不赴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老幼入保本砦官為給食即不入砦本家罰羊二全捨不至質其首領諸羌皆受命自是始為漢用矣

种世衡初至清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通貨贏其利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為射的中者輒與之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射比數年清澗城遂成富強於延州諸寨中獨不求益兵運芻糧

孫覽知太原夏人據橫山並河為塞秦晉之

路皆塞。覽謀取葭蘆戍阻險。夏人聞之。濟師
與覽相持。益久。覽不為動。忽一日令具糗糧。
嚴器械。已而賊果至。覽奮擊。大敗之。遂城葭
蘆

种諤神宗時知涇州。徙鄜延副總管。請舉兵
伐夏。帝壯之。以為經畧安撫副使。諤即次境
上。帝以諤先期輕出。使聽令於王中正。時敵
屯兵夏州。諤率本路并畿內七將兵攻米脂。
三日未下。夏兵八萬來援。諤禦之無定川。伏

兵發斷其首尾。大破之。降守將令分訛遇捷。

聞。帝大喜。群臣稱賀

張叔夜為蘭州錄事叅軍蘭本漢金城郡地。為極邊恃河為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而守之。而使敵至河。則吾殆矣。訪得地有大都者介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此點集。後議所向。叔夜遂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建為西安州而守之。自是蘭無羌患

馬堅咸淳中知邕州邕地接六詔安南傍通諸溪峒撫御少失宜往往召亂堅鎮撫諸蠻及治關隘皆有條理大理不敢越善闡安南不敢入永平諸峒皆上帳冊邊陲晏然

國朝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在軍常謹斥候先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堝上築城堡立煙墩瞭望倭寇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內王家山島夜舉火光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堝上小堡備之翌日倭船三

十一艘泊馬雄島寇衆登岸徑奔望海堝江
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賊旣圍堡舉砲
發伏馬步軍並進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
中官軍圍之自辰至酉生獲百三十人斬首
千餘級

五倫書卷之四十六

五倫書卷之四十七

擇道

善行

除寇

漢尹賞宣帝時爲長安令。時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群輩殺吏報仇。薄暮塵起。剽掠行者。死傷横道。賞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雜舉長安中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

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分行收捕。皆劾以為群盜。內之獄中。數日皆相枕藉死。輿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屍。數月。盜賊走散。各歸其處。不敢闚長安

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涿大姓東西高氏二家賓客多為盜賊。發輒入高氏。吏不敢追。道路張弓矢然後敢行。延年至。遣掾蠡吾趙繡按高氏得其罪。窮竟其姦。誅殺各數十人。郡中

震恐道不拾遺

張敞宣帝時長安市偷盜者多帝以敞為京兆尹敞問長安父老得偷盜首長數人因貰其罪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令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散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有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桴鼓稀鳴偷盜屏息帝深嘉之

及為膠東相。盜起。敞曰。願得一切比三輔尤異。帝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群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翕然。國中遂平

陳俊。建武中太山盜起。與張步連兵。光武拜俊為太山守。行大將軍事。張步遣將擊俊。戰於嬴下。俊大破之。遂定太山。後徙琅琊太守。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帝深嘉之

耿純為東郡太守盜賊清寧後從擊董憲道過東郡百姓數千隨車駕涕泣云願復得耿君光武謂公卿曰純年少被甲冑為軍吏耳乃能治郡見思若是乎及東郡盜起帝以純威信素著遣與大兵會擊之盜聞純至九千餘人悉詣純降復守東郡吏民忻悅

虞詡永初中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州郡不能禁安帝以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之詡曰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及到

官募求壯士得百餘人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以待之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線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張綱順帝漢安元年廣陵賊張嬰寇亂揚徐間十餘年乃以綱為廣陵太守前太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徑詣嬰壘門嬰大驚遽走閉壘綱於門外罷遣吏兵獨留所親者十餘人以書喻嬰請與相見嬰見綱

至誠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汝等為之者亦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来思以爵禄相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為福之時也嬰聞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今聞明府言乃嬰等更生之辰也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為

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為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為吏者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在郡一歲卒張嬰等五百餘人為之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而去

陳球桓帝時桂陽賊群聚寇鈔州郡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朞月間賊虜消散州兵有叛者復誘賊攻零陵郡中惶恐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乃悉集

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矛為矢。引機發之。多所殺傷。會救兵至。遂共破賊衆。帝賜錢五十萬。拜其子為郎

度尚。延熹中長沙零陵賊作亂。轉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州郡不能討。桓帝擢尚為荊州刺史。尚進擊大破之。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乃宣言卜陽潘

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令兵寡少。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人人慰勞之。因曰。卜陽等財寶富足。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者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勑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破陽鴻等。州郡悉平

皇甫嵩靈帝時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苣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其衆精勇。嵩不能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覩其變。知賊意稍懈。乃勒兵雞鳴馳赴其陣。

至晡時大破之。又悉破其徒黨。竟斬梁。角先以病死。乃剖棺戮屍傳首京師。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典攻角弟寶於下曲陽。又斬之。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為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

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賊餘帥韓忠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儁曰。今海內一同。唯黃巾造寇。討之是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縱敵長寇。非良

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觀之顧謂
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内營逼急乞
降不受欲出不得故以死戰也不如徹圍幷
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
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大破之忠等皆
降

晉周訪爲揚烈將軍領軍屯潯陽與甘卓趙誘
討華軼其部將丁乾與軼所統太守馮逸交
通訪收乾斬之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

遁保柴桑。訪乗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札等萬餘人助逸大戰於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江州遂平

後魏賀拔岳為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騷動。岳率兵討之。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略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三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餘與菩薩隔

水交言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召還兵密
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
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
前進先所置騎隨兵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
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處岳便
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以輕騎追之岳東行
十餘里依横岡設伏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
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與賊戰身先
士卒擊之賊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

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禽菩薩乃度渭北降步卒萬餘

唐崔義玄永徽中遷婺州刺史時睦州女子陳碩真舉兵反始碩真自言仙去與鄉鄰辭訣或告其詐已而捕得詔釋不問於是姻家章叔胤妄言碩真自天還化為男子能役使鬼物轉相熒惑自稱皇帝以叔胤為僕射破睦州攻歙分遣其黨圍婺州義玄發兵拒之其

徒爭言碩真有神靈。犯其兵輒滅。宗司功叅軍崔玄籍曰。此乃妖人。勢不持久。義玄乃署玄籍爲先鋒。而自統衆繼之。至下淮戍。禽其諜者數十人。有星墜賊營。義玄曰。賊必亡。詰朝奮擊。左右有以盾障者。義玄曰。刺史而有避邪。誰肎死。叱去之。由是衆皆奮力。斬首數百級。降其衆萬餘。賊遂平

裴懷古。長安三年爲司封郎中。時始安獠歐陽倩擁衆數萬。攻陷州縣。朝廷欲得良吏以

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才。武后以爲桂州都督。仍充招慰討擊使。懷古繞及嶺上。飛書示以禍福。倩等迎降。且言爲吏所侵逼。故舉兵自救耳。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況人乎。遂詣其營。賊衆大喜。歸所掠貨財。諸洞酋長素持兩端者。皆来欵附。嶺外悉定

高崇文討劉闢。敗其衆于鹿頭關。遂長驅直指成都。克之。闢奔吐蕃。崇文使高霞寓追禽

之。遂入成都。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

檻關送京師。餘無所問。一境皆平

劉澭爲京兆少尹。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封敖。

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宣宗怒甚。乃遣澭詣

果州招諭之。澭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澭屏左

右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爲平人。

聞汝木弓射二百步。令我去汝十步。汝眞欲

反者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

王式。懿宗時劇賊仇甫亂明越。宰相薦式爲

觀察使往討之。帝問方略。對曰茀假臣兵。寇不足平也。於是詔益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鶻還隸數百人。發龍陂監牧馬給之。集土團諸兒為向導。禽甫斬之。明越遂寧

李克用為鴈門節度使。僖宗時。王仙芝起為盜。黄巢應之。陷鄆沂濮。掠宋汴。南渡陷洪虔饒信。寇宣州。入浙東。趨廣南。陷廣州。出潭州。

北渡向襄陽復引而南自釆石渡江陷申州
入潁宋徐兖之境陷東都引而西入潼關長
安帝出奔巢僭號大齊朝廷召克用討賊遂
破賊於渭南引軍屯沙苑大戰于梁田陂賊
敗執俘數萬僵胔（疾移切）三十里復擊敗之于
渭橋三戰賊三北入自光泰門呼聲動天賊
夜奔追敗之于封丘克用悉軍窮躡晝夜奔
馳誅殺殆盡僅餘千人走保泰山未幾賊黨
斬巢以降

宋侯延廣太平興國初出護延州軍兼緣邊巡檢時有叛卒劉渥嘯聚亡命寇耀州富平縣延廣率兵數百自間道追之會渥於富平西十五里渥衆已千餘人相持久之延廣怒甚挺身與渥鬬大樹下斷渥右臂渥既走乘勢大破其衆渥創甚止谷中後數日為追兵所獲鬬右遂平

石普為西川行營先鋒太宗時與韓守英馬知節討斬叛賊李順遷西京作坊使欽州刺

史西川都提舉捉賊使順餘黨復寇卭蜀僞稱卭南王蜀民疑不自安多欲從盜者晉因馳入對面陳蜀亂由賦斂苛急農民失業宜少蠲減之使自為生則不討而自平矣帝許之晉即日還蜀揭榜諭之民皆悅服盜賊止息

楊允恭太宗時為廣連都巡檢使時寇賊有葉氏者衆五百餘往來海上允恭集水軍造輕舠襲斬之餘黨匿山谷允恭伐木開道殲

之賊每遇風濤多遯止洲島間允恭領衆涉海捕之賊皆望風奔潰時緣江多賊命督江南水運因捕寇黨行及臨江軍擇驍卒挈輕舟俟下江賊所止夜發軍城三鼓遇賊百餘悉梟其首又趣通州境上躡海賊賊係衆舟張幕允恭兵刃所向多爲幕所縈允恭乃遣善泅者以繩連鐵鉤散擲之壞其幕士卒爭進賊赴水死者大半禽數百人自是江路無剽掠之患

查道知果州時寇酋何彥忠集其徒二百餘止西充之大木槽詔書招諭之未下咸請發兵殄之道曰彼愚人也以懼罪欲延命須臾爾其黨豈無詿誤耶遂徹服單馬數僕不持尺刃直趨賊所初悉驚畏持滿外嚮道神色自若踞胡牀而坐諭以詔意或識之曰郡守也嘗聞其仁是寧害我者即相率投兵羅拜號呼請罪悉給券歸農驛奏璽書褒諭

狄青仕至樞密使仁宗時廣源州蠻儂智高

反命青為宣撫使擊之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為所據至賓州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約首夜燕將佐次夜燕從軍官三夜饗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各未敢退忽有馳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關矣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為也青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賊據坡上青急麾軍進

人入皆殊死戰先是青巳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摽牌軍為馬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藉死賊大敗智高焚城遁去

桑懌以右班殿直為永安巡檢仁宗時京西有惡賊二十三人樞密院召懌授以賊姓名使捕之懌曰盜畏吾名決潰去宜先示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不得出其下數請自效不許乃夜與數卒服盜服迹盜所常行處入民

家。老小皆走。獨一媪留爲治飲食。如事群盜懌歸閉柵三日。復自携饌就媪。而以餘遺媪。媪以爲真盜。乃稍就與語。因及群盜媪曰。彼聞桑殿直來。皆遁去。近知閉營不出。漸還矣。其在某處。某在某所。後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殿直也。爲我察盜之實的居處。切勿泄。後又三日往。媪爲察之審矣。明旦部分軍士。悉禽獲之

宗澤知開封府。河東巨寇王善擁衆七十萬

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日乃爾立功之秋。不可失也。善感泣曰。敢不效力。遂解甲降。時楊進號沒角牛兵三十萬。王再興李貴王大郎等各擁衆數萬。往來京西淮南河南北。侵掠爲患。澤遣人諭以禍福。悉招降之

韓世忠爲平寇左將軍。高宗入錢塘。詔世忠赴行在。適苗傅劉正彥反。世忠見張浚曰。令

日大事。世忠願與公身任之。舟師至秀州。稱病不行。造雲梯治器械。傳等始懼。師次臨平。賊將苗翊馮桒吉負山阻河為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等舍舟力戰。軍少却。世忠復舍馬操戈而前。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不被矢者皆斬。賊列神臂弩持滿以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傳。正彥開湧金門以遁。走入甌閩。世忠自備信追擊。至漁梁驛。與賊遇。世忠步走挺戈而

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皆驚潰遂擒正
彥及翊送行在傅亡走建陽追擒之皆伏誅
○方臘反世忠討之窮追至睦州清溪峒賊
深據巖屋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入世忠
潛行溪谷問野婦得徑即挺身仗戈直前度
險數里擣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建
安范汝為反以世忠為福建江西荊湖宣撫
副使世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
郡皆血肉矣亟領步卒三萬水陸並進次劒

潭。賊焚橋。世忠策馬先渡。師遂濟。賊盡塞險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鳳凰山。頫瞰城邑。設雲梯火樓。連日夜併攻。賊震怖。五日城破。汝為竄身自焚

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紹興二年。賊曹成擁衆十萬據道賀二州。命飛討之。飛將兵入賀州境。得成諜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曰。姑反茶陵。已而顧諜者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諜歸告

成成大喜期翌日来追飛命士蓐食潜趨遶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賊大潰成走據北蔵嶺置砦連控隘道覲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才八千一鼓登嶺破其衆成奔連州其黨潰散飛與諸将分道進兵追成成走時韓世忠為宣撫平閩寇旋師豫章招成降之○四年命飛捕楊幺先遣使招諭之幺黨黄佐来降飛縱之入湖中以招其黨會召張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来年議之

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浚許之。飛遂以兵如鼎州。黃佐果招楊欽來降。飛喜。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詵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挑之。且行且罵。賊怒來追。飛急擊

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以革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乃投水牛臯禽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果八日而賊平浚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爲讖

李芾爲湖南安撫司幕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能下芾與參議官鄧坰提千三百人禽賊魁蔣時選父子以歸餘黨遂平又知德清縣有妖人爲亂民蜂起附之聞芾來討之

衆立散。以浙東提刑知溫州。州瀕海多盜。芇至盜息。遂移浙西。群盜穴太湖中。芇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皆駭散

元董文炳爲山東路宣撫使。李璮反濟南。文炳會諸軍圍之。賊勢日蹙。文炳曰。窮寇可以計禽。乃抵城下呼璮將田都帥者曰。反者璮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田璮之愛將。既降。衆遂亂。禽璮以獻

完者都以材武從軍。授昭勇大將軍。遷管軍

萬戶時劇賊陳吊眼衆數萬刼掠汀漳諸路
命完者都往討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等處
征蠻都元帥率兵五千以往時黃華亦聚黨
三萬人擾建寧完者都先引兵壓其境華驚
懼納欵完者都以為副元帥凡征蠻之事一
以問之慮其姦詐因大獵以耀武適有一鵰
翔空完者都仰射之應弦而落遂大獵所獲
山積華大悦服乃聞于朝請與之俱討賊朝
廷從之制授華征蠻副元帥與完者都同署

華遂為前驅至賊所破其五寨追陳吊眼至千壁嶺禽之斬首漳州市餘黨悉平

國朝陶安知饒州府時信州盜蕭明率兵圍城安召父老告之曰國家秉天運除禍亂今逆賊扇餘黨驅烏合之衆徒貽民害爾不足畏也我糧實城堅素有其備但能固守不過數日援兵至破賊必矣衆皆諾安與千戶宋炳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為游兵晝夜巡捍而請救兵於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

衆吾民也。反爲賊用。得無失計乎。衆曰使皆如太守與總制。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害。安命射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遣千戶陳明來援。遂大敗之。明追去擒僞招討都海萬戶袁滕。斬之。饒州遂安

祝挺知上海縣。錢鶴皐作亂。時其黨執之欲脅至鶴皐所。挺曰。爾輩吾編氓。吾爲爾邑長。安得以賊勢屈我。吾不畏死也。寇不敢迫挺乃竊遣人告諸巨姓里中長老曰。逆順禍福

惟人自取。若等宜速思之。毋爲不義以取滅亡。聞者翕然而附。其民顧正福等渡挺至黄浦。與主簿李從吉等會。建義旗集民兵。民皆囓指血誓効順。遂率其衆復邑治。斬僞元帥姚大章及金萬戶等于市。餘黨悉平